

可軒集
坤

論 三十八
說 一
解 一
傳 二
箴 二
銘 六

頌 五
贊 四
詔 四
啓 四
箋 五
檄 一
文 一
須 一
赦 一
文 一

露布文 一
上標文 一
祭文 二
策文 二
詩 四
賦 二
義 一

漢高祖不喜儒論

儒者之任道自重者以高祖之明達而不喜者何也然則漢高祖雖創業之
主而弗孔門之右袒者也安足為命世之主受命之君也哉噫論人者當論其大
處不當論其小節也夫漢承秦弊刪谷之花花未落咸陽之書灰未飛玉網
不作士風萎靡功利之說盛行而王霸之畧混首功之計勝而尚德之論息雖以思
孟之聖而未免其道之泯亦以殷周之盛而不及其俗之降所見不過儀秦之
縱橫所矜無慮原甫之豪華而嗚呼一世跳踉八字者如淳于髡蘇代樓緩
之屬而已及其下季亦豈有如儀秦髡緩之類者乎所謂先進如秋水之竭鯨
而所見者即一荒沙亂磧而已以若高帝之臨襟以若高帝之氣岸眼豈有
一箇通儒者乎以麒麟之長者而能踞見以英布之梟雄而能招致則若干

閻里挾冊之流嚴穴操觚之類安足以儒自處於高祖眼孔耶是以當世之人但稱高祖之不好儒不知高祖之真好儒也若使其時有如孟子之泰嚴氣像顏子之和風慶雲則高祖之路遠氣宇安知不擁帚臨門束幣迎道耶蓋以大守祠魯一節寔為漢室四百年基業則寧有喜此而不喜彼之理譬如人好色者不顧嫖母之嘔而馳過了則必謂其人不好色而差置其人於西施之隣蓋姜之鄉則其好色之道當何如耶然則當時之所謂儒者即嫖母之類也則豈其不滿於好色者之眼目矣夫四皓者漢末一隱倫也不可與魯鄒學者并肩而高祖禮而遇之任其高尚而不復奪志况任道之真儒耶既不知其高祖之真面目但以高祖之粗跡而竟掃於不喜儒之科是豈知高祖者耶是故當論其大處不當論其小處也執事以為如何

俗儒不達時宜論

宜者宜其宜也。宜有一時之宜，有百世之宜。以一時之宜而欲曠百世之宜，非宜也。以百世之宜而不恤一時之宜，亦非宜也。然則俗儒之宜，抑亦一時之宜歟？其將百世之宜歟？達於今者有不達於古之弊，達於古者有不達於彼之慮，則達之之道，非達權識時者莫能宜也。堯舜之世，宜於揖遜；殷周之時，宜於征伐，則不可以揖遜之世而行征伐也，亦不可以征伐之時而行揖遜也。時各不同，俗各有異，則何如而能揖遜於揖遜之世，能征伐於征伐之時，而不失其所宜歟？噫！聖人能與世推移，夫推移者宜之謂也。冬宜於裘，夏宜於葛者，其非一時之宜也；夏尚忠，殷尚敬者，其非一世之宜也；乎冬裘，夏葛，雖變而宜於履者，亦宜也。夏忠，殷敬，雖殊而宜於殊者，亦宜也。宜其宜而不失其宜，達其達而不失其達，則可謂時宜者。

也宜以俗儒之局見而能之乎宣帝可謂漢之中興之主也承文景富有之後得
親丙輔翼之賢而霍光之忠厚足以鎮定黃霸之吏治足以循良夏侯勝之
經術足以潤色張湯之法足以鉤深人才之盛於斯為盛可謂得時宜矣皇太
子之好儒未始不曰得宜而亦未敢曰得時也守成之道莫如儒術而一向好着則
安知末抄委靡之弊不出於儒術乎治國如治病方在補瀉兩難陰陽未分之
際不治其病根之所受而只以補益之劑連注而屢進則非但病之不可治而別
症層生矣是以元成之際儒術淺薄以終軍嚴助谷永杜欽之徒濟以諂諛之
風而漢祚中替則宣帝今日之論可謂先見之明而惜其儒術之不達時宜則何
不以百世之宜為冬裘夏葛夏忠嚴敬之宜而但計一時之宜馴致新莽之亂歟故
曰達時宜者要在達權識時也

秦檜一生成就得一胡邦衡論

胡邦衡罪狀秦檜一幅畫可謂畫出一秦檜也心腦面目莫逃於筆下則可謂胡邦衡之成就而論之者反謂秦檜之成就胡邦衡何者噫天地生物之理各有對待而成就水火雖相克而稟有相生相息之理寒暑雖相反而亦有相代相推之道以物而言則有鸚鵡之能言而得鳩舌而成就以麒麟之仁焉而得豺狼以為成就以芝蘭之香馥而得薰蕕以為成就此固物之理也獨於人也豈無是理也哉是以張湯之一生成就得汲黯張禹之一生成就得朱雲石顯之一生成就得望之_廷^廷_之^廷_之^廷_之^廷一生成就得陸贄少不得君子而後正其罪業君子必得小人而後著其名節固其理也然則小人之疾惡君子也庸訖之不足而至於浸閹之嶺海之不足而至於刀鉞之次骨之離銘肺之惡無所不至然而其害則比非欲害君子也反有成就之望何也君子由是而動心忍性必有事業

之輩固由是而備清艱險必有名節之益完由是而聲名益高必有道學之博洽
如兼葭蒼、繁霜一下則物受變而成材如惡石磊、與玉俱磨則形益精而成器其
成就也初非小人之所自期而亦非君子之所自負也此非天以陰陽淑慝之介好惡相資之理
當定於厥初者哉今胡邪衡秦檜家一眼中釘也若其疏落之直截與日月而爭光肺
肝之如見無纖毫之可掩虜酋分本千金而買其疏朝班聳瞻萬目而服其義使南
望不敢北顧者二十四年能却其師者百萬餘人而皇綱於是而立人彙由是而明則楊誠
齋所謂中央人物未能或之復云者非秦檜一生邪衡烏得有此成就乎然則邪衡之受賜
於秦檜者不其多乎非秦檜之巨姦邪衡烏得有此疏也非此疏之直節邪衡烏得有
此聲也嗚呼何代無此秦檜而邪衡則未易得天何厚薄於今莫古而不復出其對耦
使邪衡專美於前歟此則不能無憾云爾

雪夜訪趙普論

君臣之間貴相孚分定之前君先於臣分定之後臣忠於君此是古今不易之典也趙普卽香孩開國元勳也以太祖之尊而必訪之於大雪之夜乎此所以後人不敢不論於相與之隆也噫聖莫如湯文而湯先於伊尹文先於太公此是分未定之日也若夫昭烈之於孔明宋祖之於趙普必緣業未定之時也雖然畫三之接著於羲經陸九之階嚴於周禮則其在燕閭獲渡之際風雲際通之道自有天尊地卑之湯剛陰柔之分君不可以先於臣不可以後於君是以都俞之治莫盛於唐虞而未聞堯訪於舜禹緝聽之學莫過於殷周而未聞文訪於呂畢其故何也必以所乘之時異也今宋祖之於趙普卽五代草創之後而亦如雲雷未屯之象也君臣卷遇天地交泰則可不糾、密、於隆遇之間也哉

棧會所湊期不後時雖而不可無一會雖雪不可無一訪雖夜不可無一接
如家人父子之相會於閨房之內而以盡其湛樂也庸何傷乎雲龍風虎之
相從也我後之君臣有君拜於前而臣揖於後者與君臣相悅之樂異矣有
臨朝嘆息席蓆待罪者與君辱而臣死者異矣有朋飲于家用珍饈者
與以糗餼醉者異矣方太祖之正攬羣雄駕御列侯非趙普之深勢孰與計
事耶江南半幅尚未圓入於輿圖則一榻之外難容他人鼾睡矣是以不遑待
朝而必於夜不遑待請而必於夜時不遑待名其必於訪此其太祖之為太祖而
趙普之為趙普也後之人只以君臣間權接之容而不以君臣間交契而論則
不知唐夜訪普之義也若其分定先後之別非所論於風雲一壺明良降遇
之地也前言太涉過論也夫

太公呂后掃漢後張良勸漢擊楚論

君子明於義利之分，智士審於得失之機。張良亦君子人也，智士類也。勸漢擊楚，終未免失信謀利之埽，何也？請論其輕重得失之權，可乎？噫！張良一生即兼韓報仇之義也。自初博浪之椎，專出於此而未售其計，則寧從沛公而遂軼道之降，厥後韓成之被弒於羽也。良以讐秦之心而移於羽，則一生操縱之計全在於擒羽也。則良豈可失其得失之機，會耶？羽之彭城之約，即羽之成敗之機，括也。蓋楚漢之力不相敵，故楚勝漢者，常多；漢勝楚者，常小。通彭城之戰，楚漸弱而漢漸盛，然而若失此階，則漢無擒楚之日，故不計小信之失而欲其大事之成，勸漢必擊，非張良之智，其能然乎？良之勸漢擊楚，即增之勸楚擊漢之計也。故羽則失其機而反疑，增漢則審其勢而從，良勸

此皆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而若其成敗則在聽者之智與不智。用與不用而已。若使羽早聽增計則漢豈有太公呂后得歸之日乎。且信者人之大寶也。人無信則不立而羽既失信於封漢王入蜀之日則良之今日勸擊其非出于庸者入于彼者耶。良若守鴻溝之約則漢之為漢未可知而楚之亡楚亦未可也。良能捨小信決大計如燭照數計程夫子所謂張良能用漢高祖者非此之謂歟。然則以張良分義言則殲秦餓楚圖報韓仇為一義。拂也以高祖得失言則乘機動用速圖進取一為上計也。的知其必然躬蹈其處然則以良之智謀安得_不勸而勇圖耶。漢若失此好機則便是宋襄之仁也。安足以成天子之業耶。是以余必曰張良之勸擊即智士審於得失之機也。未如後之論此者更以為如何也。

張良願從赤松子遊論

赤松子何許人也曰方外人也曰方外人則以子房之從容願從其遊乎噫子房
一生本來高元矣以外人看之則似迂而非迂似誕而非誕似荒而非荒內是百子
房而外是一子房矣孰知子房之本色孰知子房之淺深也是以所從遊者
未免方外人所窺做者即分內事也何者子房之自初拜木公揖金母未知
木公亦何許人金母亦何許人也子房之遇黃石而皮素書一報以為終身
用未知黃石亦何許人也子房之學淮陽老人而問禮未知淮陽老人亦
何許人也子房之邀高山四皓以解易樹之謀則高山四皓又未知為何許
人也初年之行事接人皆未知以何許人做得許多事業則晚來之從赤松
遊復何足為恠耶夫天下之莫測者仙術也天下之難得者仙術也赤松本

以仙術行於自帝堯時而食私實為導引至于今日則初不知其年壽幾何居住何在何術業何如而即仙家之太上人則亦私之為赤私如斯而已世俗之仰慕赤私如下代人物仰望遠古聖人則其貴富何如其仰亦何如哉子房之於是日其出處亦云殆哉以其功名言則身為帝者師而富為方穴侯以其年壽而言則已過中身桑榆將晚視世人之富貴不帝如浮雲以時勢而言則去年殺韓信今年鹽彭越昨日因蕭何今日斬樊噲元功十八次茅駢首執戮矣以同功一體之人安得如芒刺在背而針種當前歟易不云乎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即子房今日之謂也是以托跡於仙術以為願從赤私子游所謂赤私子者即子房心中不知何許人也嘗所云非証非証者良以是也然則赤私子即昌黎所謂無仙子是也

六國之兵不如邯鄲一姬論

夫天下之物至柔則能勝至剛能靜則能勝其動也。是必然之理也。易之姤卦以陰一而統五陽，易之復卦以五陰而從一陽。若以重衆實分，強弱而言，則以一陰而統五陽者，猶以一陽而統五陰者也。復安有衆寡強弱者乎？噫，秦是列彊之最大者也，以其勢而言，則連旃於屋上也；以其時而處食於山東，以其威而言，則虎食於天下；以其幅而言，則囊括其四海，鞭石則石走，赭山則山赭，舉天下盡在大版，官輿地圖不知贏氏已先於國而邯鄲一美人已得兆朕矣。是豈人力安排而有是哉？於斯時而生，豈不常天也？於斯時而生，美人天也；於斯時而生，秦政亦天也。天之二字，復豈有勝敗得失之分也？噫，若以衆寡而言，則安新城四十萬，抗摩不如一王翦之走，將劓谷中四

百六十人儒不如一趙高之小閹則時之方乘勢之所使雖智者莫能逃焉雖
勇者莫能避焉是故以周家八百年赫之業而不能當褒姒之艷煽亦以殷
運六七聖綿之曆服而不能敵妲己之淫虐則豈六國之辱王卜侯豈能當
邯鄲美人哉假使其時雖無邯鄲美人必生如殷之妲己周之褒姒而能作一
場劇戲上驚幽皇百年夢矣秦安得久為秦哉達觀者不以強弱論其
勢世而以勝敗論其術則美姬之眉斧腴刀安足以當六國之堅甲利兵美姬之
皓齒紅脣豈足以敵六國之健爪利牙哉然而以當時六國之一伐二伐東攻
西侵者不能動秦一髮而今美姬則不謀於衆不告於人而居然得一政在不
知不覺宋能移秦祚其計亦巧而其論亦巧矣雖然莫之為者天也寧可曰
人力之勝負論之哉

漢初歎未復井田舊制論

夫作宦者先正基礎基礎不正則後必有傾覆之虞理繇者先尋經綸經綸未尋則未必有紊亂之弊此是必然之理也是以天生聖人作之君作之師定禮法設規模必有先後本末遺其大而舉其小則國必度病先其末而後其本則事必徑情易所謂作事謀始者其非謂此者歟憶漢太祖三代後初有之受命君也後之哲王聖后之嘉法美制陵夷於戰塗風雨者亦云多矣禮者人之所立者而祀不足徵宋不足法則此必天子之所當先舉也樂者人之所化者而夏周之遺教已無可考則此亦天子之所必修詩者人之言志者而鄭衛之音宗乃亡國之左驗則此亦天子之所必定也若其外他法令也章程也官職也歷絲牛毛之秩然并舉者莫不或先或後者修亂

矣夫以高祖之明達以叔孫通而制禮以陸賈而語詩以蕭何而定律令以張倉而為章程則弘遠之規模莫不畢備而燦然復明天夫何井田一歎無一人言及者無一辭可贊者世皆畏高鞅後法之令不知服周聖制之不可不復何也蓋茲法之行在上者欲取其兼并在下者無可為之界也故歷數千載而寥々未聞使匹夫匹婦困於畎畝之中毒於租賦之內此宋漢太祖不讀書所致也當是也若有張橫渠先生我箇人左贊而右引則以太祖之轉深寧不翻然悔寤而從之耶奉一世盡在鮑魚之肆而不知其臭則宜乎民窮而俗弊也後雖有賈生之請改董仲舒之名田而如作室者不正礎故傾理絲者不治綸之素一向委靡不振先儒所謂漢則有君而無臣豈其然乎惜哉

盧革不赴秋貢論

論人而不論其時則難以明其時之得失論事而不論其心則無以知其心之所在
今盧革之不赴秋貢可謂知命者也噫得失天也取捨人也折桂者必於山而無
緣而得之則可謂天者也採蓮者必於水而有心得之則不過人為也是以韓公之
大魁由於詠喜雪而此是天為也寇翁之相業始於冷華山而初非人力則後之趣
時赴舉者可不以韓寇為模楷乎噫唐俗之累於科舉者其弊久矣先自
上有關節之行絀自下而有奔競之弊以君行家而有冒籍之舉以錢起文而
至夢止之句則古子之旁岐曲徑攀緣付起者昂一茶餅也于斯時而有盧革不
赴之卓行豈不難乎哉以馬亮之藻鑑而許其可以言之公眼而題其品則革
之是行卓然不顧坦然不計沉篋甲管三下燭下自處墨責之下字斤一甲榜中自愧釋

賢之通判則可謂特立於流俗之外而真得自家之實見蓋以履華心中
自謂天既有與我者曰豈無用我者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雖無馬亮
之深鑑後必有一馬亮雖失王司之克擢後必有一王司矣何事欲事君而先
欺君欲行道而反失道耶此所以折桂者之期得天香也採蓮者之不費人財也
若使韓公期得大魁而作喜兩寇公期做桐僮而詠華山則當時喜雨之句
豈可盈滿天下華山之吟飄動人間耶此無得於心而羨於言積於內而著
於外不期然而自然不期得而自得豈如後來士習之攀上援下通內徹外
如果未黃而生拍破耶由是觀之則秋園不進雖若小節而寔非小節也可
以厲士修習而起頽俗使燥進貪得之輩未嘗不觀感興起於知命之道
矣豈曰小保云哉

貫高白王不反論

天子之臣卽諸侯也諸侯之臣卽陪臣也以陪臣而視天子則君之君也以天子而視陪臣則臣之臣也君之君亦君也臣之臣亦臣也然則貫高反反高祖卽執教之反高祖也貫高安得以不反明其君耶噫君臣之位卽天地之分也故其去就有去之之義而無反之義有就之之義而無弑之之義此是春秋二百四十年大一統之義也夫貫高之於高祖以不禮其君之端而欲圖弑逆之謀而其君趙教旣不能正其貫高之罪掩匿廢蓋猶恐此言之或洩猶恐此事之或露而潛滋暗藏於二十年之久則趙教之不能明正貫高之罪與當初反漢之罪無甚輕重則差使夫子書於春秋則當曰貫高反乎趙教反乎噫貫高之忠但知忠於其君之忠而

不知忠於君之君忠豈有二道乎由此觀之則貫高之反卽趙教之反也孟子所謂但知刃之殺人不知操刃者殺人也庶幾近之也蓋責有所歸罪有所定藉使吳楚之反不言吳楚反而罪歸吳楚之臣則是果正論淮南之反不言淮南之罪而責歸淮南之臣則亦果正案耶未知漢庭當日問罪之舉但及貫高而不言趙教耶賈誼之事責在元帥騁問之任使舉上客則雖百貫亮明其無罪實無其道矣使趙教不必所指為誓也先收貫高其輕送洛陽則趙無後日之患而貫高之赦罪安知不如韓信之前徹彭越之案布耶貫高之斬一自信以明其不反者卽總小功之容也安足與議於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歟余故曰貫高殺身成名而不知大體者也

聞蘆中人歌釋鄭公論

有恩而不報可乎曰有恩而不報則非人矣也廢公而謀私可乎廢公而謀私則非臣節也然則子胥之釋鄭公必有一於是兩者也憶思離不可兩闕公私不可兩全則古之人亦當比界者矣度公之去鏃扣輪子玉之退軍三舍君子許之於子玉而不許度公者以其循私也今子胥之所遭不亦難乎哉當自楚奔吳之日若非蘆中丈人則寧有子胥之今日歟是以子胥之晝思夜度期欲圖報而未得其地未見其人故有志而不售有口而不語當日蘆中之事即天知神知我知子知者也于斯時也得聞蘆中歌一曲則安得不翻然開耳聳然動心哉是以使擊者停其刺退者退其刃入網之鄭公由然而得其所死則子胥

之平生志願可謂得遂矣寧不快然雖然天下之我理無窮有得則
則必有失矣回顧國事則豈非捨其全而懷其私遺其大而濟其小
耶若使兩刃相接之前而陣相迫之間必開一條生路使歌蘆者得全
則足為公私耦濟矣未知當場形便之何如而後日公私得失難免失策
惜乎英雄處事先審乎公私而洞觀乎是非然後思讎女得其正故
雲長雖有白馬之捷而不負玄德韓信雖有入蜀之功而不忘樵父
則私不可廢公思不可忘報人情之固然若使後之論子胥者徒知夫
思讎而不知善公義則于王之退舍庾公之去鏃雲長之刺良韓信之
祭樵混為報恩一諦而公議不立鮮不如子胥之為蘆人而釋鄭公
矣此不可不論也

丙吉問牛喘論

今日天子宰相卽殷周之冢宰也夫冢宰之職無一夫之不獲其所無一物之不被其澤內而百官守其職外而萬民安其業上而廟堂服其量微而昆蚩遂其生然後可以謂天子宰相也今丙吉捨其大而問其小遺其重而舉其輕與古之處冢宰者相矛盾何也夫牛者卽微物也桓公之執耳取其信也宣王之易羊推其仁也則肥而馱瘠而疋寒而馱熱而喘固其性也亦其勢也而追之於十里之程抹之問之有若審其理陰順陽四時之序者然宜乎司馬公之歸之於自欺之科者果不虛語也噫以周公之聖吐哺握髮坐而待朝竟至掃蛇龍而放諸海則可謂無事不問矣以伊尹之賢匹夫匹婦不復自盡若夫推之納諸溝瀆亦可謂無事不問矣况以下代人物位

居家宰而未諸人與物之輕重不問其人而問其物不問其死其_也問其生其於
輕重之分大小之餘果何如耶以丙吉之宿望雅量不有阿保之功而不出於口
曾有授立之德而不居其功則推此二者不可不謂知大體之大人而見於接
物者如是徃情何也其於致知之工恐未熟而接物之量反自過也是以身為
大臣見韓延壽之寃死而獨無一言當楊輝之逆獄而不費半辭使兩人不
能暴白於當世而御寃於九泉則韓楊俱是清朝大匠也以無罪而被罪則
其寃豈特橫塗死人其重豈特暑牛一端教智不能周乎萬物感不能法
乎百作而只以大體二字以掩十目之指以至自己之先欺後之論吉者女得
不自服而未滿於心耶漢庭大臣先自周勃霍光而有不讀書之契故致此
過與不及盡其然乎

作帝範十二篇遺太子論

以父祖而遺子孫常理也或以業遺之者箕裘是也或以心法遺之者堯典是也是以家訓國而有邦禮而未有以帝範遺子孫也蓋太宗之明達冠百王而遺三古書而有二十四萬卷之弘文館臣而有十八學士之瀛洲館生而二十人之成均館其於治國之規作人之謨非三代下時君世主之所能及也惟獨齊家一段未盡其道故正心一節亦未慎獨噫人之於子孫孰不欲為聖為賢而其於無可奈何之地則亦無可奈何矣使堯舜而作帝範則朱均必不至朱均歟使文武作帝範則管蔡其不至管蔡歟堯舜之都俞卽是帝範而朱均未能育文武之訓誥亦是帝範而管蔡亦未能化則今太宗之帝範抑亦勝於堯舜之都俞文武之訓誥歟先負吾之心得正而發於政行

於事者可以足法於後世而子孫世守之若口孔孟而心管商王霸并行則為
其子孫者不事王道而先學其伯術此是必然之理也今高宗之失先在武后
之擅權韋后之行淫而其家法先自太宗之納巢刺王妃則已之所失既如彼
矣復何敢望子孫之不如吾子傳曰上有好焉者下必有甚焉者又曰不從其令
而從其所好者職此之故也然則雖作百帝範而遺之千帝範而讀之昂一
文具而已無益於傳子傳孫之道矣向使太宗不用伯術之雜而純用帝典之
精一則高宗之失必不如彼狼籍而武后不得為矣韋后不得淫而一家正而天
下亦正矣嗟彼太宗外疑懷光疑之政而內懷樂蹈之行則其家法之醜惡子孫
之淫虐安得不然乎余七日帝範文具也非宗得也欲為帝範先作家訓欲
為家訓先正心法也

冀州刺史按事論

朋友之道信而已敬而已是以不求赫々之名而只以淡々之交也知己莫如管鮑而管仲之貪鮑叔必知故知管仲其貪而不知其貪相比莫如王禹而王良之責貢禹必待故知其譽而不知其毀比固人情之所同然也若使鮑叔不知管仲之貪而但知其貪則豈可曰知己乎若使貢禹不知王良之譽而但知其譽則亦可曰相比乎今儒文之於故人若求其自家之赫々名則當置故人於何地乎致人之毀而邊己之言雖自好者不肯為況以蘇儒文而為之歟然則故人之為清河太守其治績無足褒於上其惡聲無可解於下則當何以處之得其十分停當耶若秉公則失其一故人若循私則復失於上官之道到此之界莫如信而已敬而已若今日則施以春風和氣芝蘭馥々若明日則肅以秋霜殺威草木燠々雖得天時之公

頓非人理之和藉使清河守之治政有不可復容之罪有不可不伐之舉則以平日責善之道許心之交何不勉之循之勤之懇誘以事理明以罪課可怒則怒之可容則容之如不待已則使之自解紱而歸之使吾無循私之或使渠無犯課之端綽然有餘也耶不此之為而欲以故人之犯課視作自家之奇貨先以杯酒而激其肝膽復以風波淘其滌汰則是可曰夫活是可曰秉公是可曰名譽守古之人以一錄事之犯法不能舉刺史之職欲其正祖也欲其全交也以錄事之賤品而尚如是况吾故人耶噫流俗之好名之與射利之習先自士類而不得其正則其他凡流之沮喪於黨錮之禍者如張儉之莫容於孔褒范滂之不謝不霍譖者絕無心僅有虛時士大夫交際之失察可見矣安足責備於一冀州刺史按事之地歟

王翦伐楚日請羨田宅遺子孫業論

夫王翦將家門欄也產業非不富饒莽宅非不華麗田園非不膏腴而出師之日
乞貸已甚至再至三則固非少丈夫歟論之者曰不然翦是先將之沉毅也見人所
未見請人所不請寧有人臣而未立功之前先伐功而請封者耶蓋秦王視王翦
如醫者之視重獵者之衛馬也掃境內六十萬而一舉付翦則是豈秦王之欲富
王翦而付之歟專出於一洗前番而欲圖後功也則不得無一疑慮於其間也欲釋秦
王之疑則莫如托子孫欲逞其富之業則莫如廣田園而田園非真王翦之所大
欲子孫亦非王翦之所欲托而重言復言者其非固王之信我而先示其鄙吝耶
噫執均於王屋^則必有其^則成壓於朝廷者必挑其禍故樂毅之伐燕功雖成
而反見疑於新王蕭何之守關業雖富而恐見疑於太祖故樂毅則未有釋

疑之舉而竟走趙蕭何竟致讓封之節而能信漢於斯兩人足以見得失之懸殊也今王翦之請業子孫即蕭何之編妻子於行伍之計也天下奇謀之士所見畧同類如是也夫恩權淫赫非臣子之福子孫振斃宗祖先之願故翦故以鄙人自處以貪夫自居而既請於出師之後又請於立功之後其計也則固好美而恐非君臣間相信之道也噫子胥之難而智未及此故有矐目之禍韓信之智而慮未圖此故有^腰斬之變若使齊與信反為鄙人貪夫而不貪功名則固不為國家之盛事而自家之害得耶當是之人不知王翦之案見得而歸之以貪鄙之科是不過好名之人而不明於明哲存身之道也向所謂見人所未見請人所未請者非是之謂歟請以是論而觀之於朝賜鐵券而暮屠殺者焉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論

公者天下之公論也私者一己之私心也是以人主之心公則天下之心無不公
人主之心私則天下之心無不私大學所謂克儆率天下以仁天下莫不
向仁桀紂率天下以暴天下莫不為暴者即人主萬世之龜鑑也無已則
請論其公私之分可乎殊不知莫如異姓而湯以仲虺為相則公莫如湯也親
莫如叔父而周以周公為冢宰則公莫如成王也人主之立相但視其人之
賢不賢不但問其地之親不親則公者自為公而私者不敢為私也女
足畏天下之讖已而懂、往來於公私之間我心雖公而欲其有心於公
則非公也而宗私也事雖公而欲其掩護於私則非私而宗私也然則漢
帝之不相廣國都是私一字苗脉也是以讓權外戚衛史馬王送與生

廢黜弄朝權。後漢祿者不在於他而即私之一字也。其知私之不可
用而自入於私如濟川者已知水之深而漸入於深終不免陷溺之患。如救火
者既知火之熱而漸近於熱竟不逃焚焦之災也。漢帝既知用外戚之為
私則三大將六皇后五列侯皆從公道中出來歟。噫廣國即外戚中翹
楚也。垂鑑於呂氏之廢。羨懲文於霍妻之鴆。毒逆權讓愛人下土則
此可以為天子宰相而特以小嫌失其大體而語言之間悌之於避嫌是豈
公言乎公者不言公而公自見私者不言私而私自顯則推此而知漢帝
一副血心莫非私也。寧可容喙於知言之前乎。欲其去私滅扶公當如宋昌
之王者無私然後可以鎮定於擊擗震驚之中也。文帝之夜拜將軍寧
不有光於後世耶。

窮達論

世皆知窮中之窮達中之達而不知窮外之窮達外之達可慨也噫士之
生于世以天賦之衷而各有耳目口鼻各有仁義禮智而其賦命也有窮有
達何也今所謂窮者其非華門圭竇飽逸逸之糟糠穿子路之緼袍
曳蘇秦之襜褕荷魯人之晨簣坐牛衣而釀滂揭犢禪而增歎臥雪而素
女飲凍捲茅而壯子思寒朝不食夕不食冬無衣夏無褐出門而僮僕暗
嘲入室而妻妾泣訕窮莫窮矣是窮也世所謂窮中之窮者非此之謂歟若
夫腕腕而談王霸之畧揮麈而揖公侯之門出則結駟連騎入則曲房細
道車數百乘侍妾數十人前呵而後喝左警而右媚坐王謝之門欄處衛霍
霍之樓臺叱咤也風雷喜怒也霜露衣冠我鍾鼎秩揚裘馬而市

重欽憐放鷹犬而倔強畏縮遠則達矣而比不過達中之達世所謂特
達者非比之謂歟別有人所不窮之窮吾所不達之達者可得聞乎其
昌黎所謂五窮非窮也亦達也孝儒所謂三達是達也真達也若使今之
為儒從事於斯則可以轉窮為達耶大人之心不則道德之經是心窮也口
不道仁義之說則是口窮也足不踐禮儀之場則是行窮也無此三者
之患而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天下之廣居貧賤不能移富貴不
能屈國武不能屈則向所謂達者之達以其心窮口窮行窮者奈然沮崇
於達外之達者矣其得失果何如其大小亦復何如耶然則其窮也非真窮
也其達也亦真達也彼畏比乎比畏彼歟望今日之論窮達者不以中而以
外則庶有清流

一 繫矩說

兩中有人從江厚來延心齋以詩軸送示而即繫矩詠物也其詩韻典雅道健
平實的確有學門規度而字三句一平停滿圓以一反三無一處虧兩余擊手讀
諷詠曰此真有形之繫矩也客有傍觀者拙而進曰繫矩一也今之繫矩即大
之繫矩君之繫矩即吾之繫矩也豈有、形無形之殊也請問其義予曰大
學不云乎所惡乎前毋以先乎後以下四句節無非四方上下平停推用之妙而
即有形之矩也夫無形之矩則運字方寸推四方而無處不通應萬物而無物
不用之猶六合放之則退藏於密與道為體而無形無跡其矩在何其名曰心夫
聖人一天地也天地一聖人也天地以有形之矩而用之於萬物聖人以無形之矩而
用之於一身故邵子曰一身遠有一乾坤也客曰請問其詳予曰有形者氣也無

形者理也。獨不見乎日月乎山川乎。雖陰陽之氣而處宜於晝者，不宜於夜；以天地之氣而獨不能繫筵也，亦不見夫山川乎。山川雖上下之氣，而宜於高者，不宜於深；以天地之形而獨不能繫筵乎。蓋氣者有形之物，故其形局理者無形之物，故其理通比不易之道也。夫天地以有形之體而得其理，而運行聖人以無形之理而配其氣，而運用運用之際，得其局者一定而無推移之權，得其通者萬殊而有一本之道。故宜於右而又宜於左，宜於上而又宜於下，宜於前而又宜於後，其筵也雖有形而或無形，以其理與氣之體同而用殊也。今夫大學之繫筵以其用處而王言，故特加繫字以示聖人在之居上之下之後之前之用，欲下繫筵之工必求於心，守上則理與氣之分屬局共通之分開，似有實見，得顯客質之於大方，解其說而以被蒙蔽焉。

一 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辨

或問君與父孰重曰在家父重在國君重曰君與父同在其位則孰敬曰子之所君父亦所君則當敬君曰君與父同在患亂則孰救曰之其所在而致死而曰君與父同喪則孰先曰此在禮記曾子問不必更辨蓋盡心之謂孝盡己之謂忠則忠孝本非兩段事而其宗則一也是以孝而推為忠故古之人未忠臣於孝子之門豈有孝於其父而不忠於其君之理也又豈有忠於其君而不孝於其父者乎然則今日王陽之為孝子王尊之為忠臣何其獨倚於一偏而無兼包之宗歟以王陽言之以其父母之遺體不敢冒險垂危則似得於孝一邊而其於無君何也以王尊言之臣之許已於君也夷險不計生死不顧則似得於忠一邊而其於無父何也此不可以孝而許其孝以忠而許其忠孝之辨其可得聞歟夫舜天下之達孝也使舜而易兩王之地則未知舜之所處與陽歟與尊歟必

有一得一失之弊也孔子人倫之至也使孔子而評兩王之事則又未知孔子之所許在陽秋在
尊歟又必有一可一不可之論矣未敢孝之何如者謂之孝忠之何如者謂之忠歟曰孝與
忠為仁之一事也先規其孝則其忠可以推也次規其忠則其孝亦可推也然而以衷心而
為虞得則忠與孝不可兩分言何也舜之焚廬浚井而期欲圖生不至其父之格姦則宜
若無大麓烈風之迷而猶不辭焉則其忠也不亦出於廬井致孝之心也孔子之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則宜若無致死致命之訓而由也結纓則其忠也亦由於髮膚不毀
之孝心也今陽與尊之曰忠曰孝隨其所得而自許者也則以陽而謂孝不謂忠非正論
也以尊而謂忠不謂孝亦非虞得也然則於忠於孝不可以一言一行而定其斷案余必曰
欲為王陽之孝當以王陽之衷心而盡職則王尊之忠在其中矣欲為王尊之忠當以
王尊之衷心而盡已則王陽之孝亦在其中矣向云盡心盡已其非忠孝虛妄之辨歟

勸讀中庸解

范文正公

曰張君刺厚請益於子曰小子之於書不可不謂多且久矣若言階除則於小學而知灑掃應對事親事長之節畧有窺得於大學而知窮理正心修齊治平之道於論語而知克己復禮之理於孟子而知遏欲存天之說其他三霸得失之分天人妙合之機莫不涉獵而終未見宗得故方留意兵家書以做一閥界然而此是孫吳遺訣也非鄒魯法門也非但在心終不安亦於事終不濟只有憑空騖遠之弊而無踏窠掃真之望必是小子之學不得其門而入故不見真境而彷徨歧路尚此踟躕脚跟不度惟聖閣下一下頂針以圖旋頑頑愚之舉則小子雖不敏敢不服膺而從事乎余聞其言而壯之危坐而整冠曰善哉問也夫大小學非不親切於初學入德之門而事有終始物有本末故學有小子之學大人之

學而道非別件物事也道在日用事物之間則其機括閑板必在乎中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也以正道而合正理則大而天地之載濶明而日月之代明幽而鬼神之顯微外而皇王之典禮內而夫婦之造端莫不於是焉畢具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此是孔門傳授心法也求道者捨此書美以故是以子思子復道之失傳而春於後學者不啻申明親切善讀者既深而有得焉則其四大旨六節支分節解脈絡貫通緣理周密二帝三王之道千聖萬賢之心不外乎一部書矣君其以前日之所學為人德之階梯以今日之所讀為入道之門戶則碎過半而功必倍矣君其試諸吾聞今日吾道之天不復斯文之日再中瀛漢有周武叔先生明於太極道果高有節康節先天有皇極經書何不以中庸為根柢以二極書為羽翼與學莫貴於博敬道莫切於知要其理亦在三十三章古語無與云

四皓傳

余嘗聞維山其上蓋有四皓村云一曰東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用里先生四曰夏公高氏姓號也其出處去執行誼名節事在留侯世家俗云四皓居在一里巷陌相從不以爵祿累其心不以顯晦異其趣亭然有物表之志芥子金徒萬乘昂一副規模也當秦之末焚坑之禍迫在目前遂作金戶之鴻于高印塵洛之間以採芝為樂以橘枿為業不知禿之將至而奄至八十翁矣其間雖有高帝之束帛而邁之不起自處以策許之流蓋其高尚之風消灑之氣可以歷箕顛之天上山天雖然孰知其心脰面目也孰聞其言論風采也時值皇漢易儲之日以周昌之吃而不能諫以呂后之智而不能奪于斯時以張良一幅太子奮動得山人之遐心翻然出脚羽翼太子則前何恭而後何恭也先

何貞而後何潰也。以干雲度雪之操，未免微嘲澗悵之譏。叢桂無光，端芝無美。是以後之人，疑之以假，四皓寧有足理哉？若然，則四皓乃留侯家一借客而已。安足為高雒山人哉？史考初年，宗跡更驗，其後末事業則分明。是兩截人，既不知其面目，又不知心跡，則雖云假四皓，亦不為憑語矣。後之作四皓傳者，當據何而採宗歟？其姓名里第可據也。其年北事行，可證餘無足深採而博考以啓後人之口宗云。

野史氏曰：以有名之人而做有名之業，人或存之，豈以無形之說而差無形之疑？置人於虛宗真假之間，耶然則滑稽之先窮，後達亦可疑也。伯夷之先掃，後諫亦不足信歟。此是齊東之野說也。無已則虛從太史公筆法而掃其疑，假也夫。

管城子傳

管城子者石鄉人也。聚於孤竹君家，故曰管城子。初名毛穎也。事載韓昌黎所撰傳中，蓋其為人貌短而心長，氣逸而精銳，通百王之得失，傳千聖之旨訣。與石鄉侯硯楮先生、紙、墨、隸、圭、相、友，善晝夜相從，憂樂相關，無一日之或離。故世皆稱文房四友。管城子釋褐於史皇元年，歷賜內外無華，凌若其微。桓之翰林、學士、柘府之御史、陸木天之檢校官，蘭甚之太史令，乃其履歷也。於易而得其動發，於書而採其贅贅，於詩而體其諷詠，於經而得其根柢，於史而鑑其筆鉞，人之善惡，事之是非，世之治亂，莫不燭照而教誡。開影從，比其性才也。雖默運而人主畏其議，已雖謙恭而勇士失其強禦。雖訥言而辯士奪其造化。管城之世人無賢愚，而皆就質于聽其指麾。然後事得其情而

人得其平比其功能也有一莽仲當齊桓公之時一匡天下九合諸侯雖為孔門之
著稱其功則可以為首有一探寧當漢宣帝以經術鳴於世比其闕閱也然而其
體段甚輕銳故不能潘精舍季而喜其宣露或揚人之惡譏世之亂往、為時
君世主之所憎惡雖欲自悔自改而未能得抑其天賦也是以人或譏之四友無
不同心同契而事功則莫如管城故管城能以是為主盟每於天子封禪之日
諸侯盟會之地史局褒貶之案非管城無以得其任故人、皆自以為吾之管
城、可謂萬古莽一人物而處則不知其詳人也

野史氏曰余讀管城子傳歎其友及人之量而無自己之案得也胡不畜銳
而養精以裨其壽而為有人求不計磨頂放踵而應之以拒外譏何其不自惜也
惜乎其小此也

克己箴

克己聖人之極功也孔子初無可克之欲而為天縱顏子幾至己克之位而為亞聖則其後千聖萬賢之己克未克者莫不以一克字從事其曰四勿也九思也九容也四有也五僻也無非一串中貫來者也噫一身之微衆欲攻之其克果若是其難歟其克也不恃力而克不賴勇而克不依勢而克其道在何孟子曰反求諸己此誠在不在人在內不在外也雖人克之而亦有未克者雖日克之而亦有未克者天人之際于賊之分其嚴乎遂敢為之以自警言曰

一己之內 順理則裕 方寸膠紛 曰爾小子 難仰於人 克欽舜祗
陰陽交戰 從欲易遷 差毫絀千 共克其反 寔是自求 禹謨湯啟

孔門一訣 如莠斯棟 務祛己私 以心制心 為主為客 欲非己物
以克為玉 若草去根 復初為本 習彼強此 若賊若子 理是己有

造次一念 策以攻病 慎終惟始 曾云慎獨 一項工夫 程修朱悟
要在明辨 盜逐出門 非聖則賢 思曰戒謹 于是造端 接二千年

人孰無己 書諸座右
克之為難 朝夕備觀

運甕箴

人苟有一定之心然後有一定之業故湯盤日新禹陰寸惜此皆希聖希賢之次第工夫也夫萬里前程誠難到得於一日十年積工亦難剋期於然亦片時計萬里而一日百里則不過百日而可達計十年而一日三省則亦不待十年而可準矣是以東海非一木之可填而精衛仰之北山非一石之可移而愚叟鑿之則今此甕之一日再運安足為中原致力之資而作之不輟俛循則是心足以與復晉屋矣半甕江山運之於掌上而終有擊楫之誓不改投榜之戒人皆有運甕之心而效運甕之勞則天下豈有難處之事亦豈有不得之理也哉愚在中輟耳此是陶長沙已試之跡故懼其半途而廢者遂自箴戒曰

嗚呼小子 天道無息 地道無憾 蟻之蟻之所貴者何 所稟為性
耳提面命 日月運行 萬物生成 人為最貴 則天法地 所受曰命

物有本末 是尋是度 不事萬慮 灑之而起 竿危於尺 前功可惜
事有始終 隨事下工 靡不有初 訖之而止 簣虧於山 九倒十顛

如不我信 朝運其百 內百外百 推比加彼 全甌可復 一覺之勤
視彼運履 暮運其百 每日逐逐 措諸天下 玉鉉可調 施諸百為

竹屑雖微 擇薪雖適 克勤克儉 非廢之美 時之心運 何物不秀
用之有時 荒之所媒 積小成大 終始一節 箇誠一 金石可質

比雖一事 微已及人
足以振發 試此箴律

擬周羣臣進九鼎銘

王者興而創業肇基方仰就華之舉
後乃東征
蓋聞鼎者
正 聖人而定位凝命聿觀遷鼎之謨
帝春西顧

國之重况 合九州之金而耳黃
其在神禹之龜瑞會玉帛而鑄形
命所攸歸 衆三光之精而足時
亦粵伏羲之龍繇取火風而為象

屬戎后剪商之革命
及戈甫天不過帝王之傳况
顧兹九有初禘之辰
寶前王遺洛之舊甄
天球私璧迺是宗廟之遺甄
誰無一統圓歸之物

披之以鼎而大觀天下之勢
力排九十萬人之運無為而來
象之於物而克奠土中之居
腹容千八百國之君于焉而養
伏念臣等

義重模畫 况今天休以万邦万民而無或弗復 此非曰鑄曰鑄而舉其大小
職在贊颺 大哉王德雖一几一杖而莫不有箴 敢以維錡維釜而論其重輕

嗟我周品而美策訊卜兆云吉於一爻二爻 遂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格汝畢榮而叩筆大書傳無窮不于歲費財

鼎者象也 刑曰軒鑄 聖人以此之 西耳利貞 倚我靈王 山嶽後航
天下之寶 銅是顯抹 制光垂後 三趾元吉 肇基中宅 畢來臣服

于洛之陽 遷之真之 龍頭承腹 格神養賢 莫日吾私 莫日吾遷
爰稽我卜 鎮我宗祏 鴻功厥命 大烹以亨 帝簡文王 民宗子來

咨汝殷庶 或任或調 賦則三壤 利用厚生 它是洛邑 胡不萬年
像無不助 同种恭平 象取九序 孰取孰捨 皇王庶邦 臣拜稽首

擬唐羣臣進人鑑銘

擬唐羣臣進人鑑銘

伏以天下之物盍於照於前而照於後者何也曰月也天下之物臨於上而照於下者何也曰水也非水非月非金非石虛不能蔽風不能搖淫虛待物莫之澆者何也曰鑑也鑑則鑑而已但見七尺之軀能照丰楮之面湛為寒潭搖為飛電開玉匣而照妍醜則豪髮莫能掩其差磨金精而辨真偽則魑魅莫能逃其形是以聖人作而萬物覩臨鏡握而萬機明百王之治亂在心萬古之得失在口信之如著龜而其智不窮行之如規拜而其用不竭由前而照後推古而知今者其鑑曰人殷宗之世傳說其人也文王之世太公其人也漢高之世張良其人也及我皇唐而聖上得其人曰魏徵古之鑑即今之鑑也物之鑑即人之鑑也以非卦之鑑而應萬事之度進寸漸而宣其光諦九功而耀其德人主之美惡莫不於是而照國家之治亂莫不於是而鑑楊子江頭不待百鍊之心

秦帝虛中木煩照心之影臣等職在贊賜志在恃順今來於人日可知宸衷之意在
人比於古人自幸古鑑之不遠刻以為龍鑊以成鵠神光所照靈耀莫測實則實矣鑑
則鑑矣而豈若吾貞觀天子以人為鑑者哉遂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鑑者盛也往古來今非猶擊方非后之鑑匪日金英如月初見
以鑑為明以類垂象權在錘手鑑在物外匪日玉輝如雪將開

若周於殿以人求人其應不窮治亂皎如握心照物推古觀今
不遠在茲以人觀人其照無痕是非燎然莫逃醜妍一微其足
足一其微

百鍊江心潤色十漸磨之琢之值物賦形冠同瑚璉天監在上
半畝潭影呈彩九功協贊社皇至若肝膈光財詭談有穆其臨

擬明羣臣進奉蓋殿銘

法以
運一極於拱辰方仰寶殿之定位 九門洞開
歲五雲於太甲奉觀奉蓋之嘉名 二字錫梯 欽惟皇帝

承乾為宇 紅羅叶祥應九五之正位 因左社右廟之規
掃屯開基 黃河啓運值千一之佳期 徇前朝後市之制

然後 一元會極而陽開陰闔 設長樂九級之階上棟下宇
四方取則而天尊地卑 倣明堂八宥之規左介右規

秩：斯于古中黃之宅 肆以 頤茲王跡肇基之謨 漢曰承奉之嘉猷
稷：實樞遠上紫之宮 迺有正殿錫名之義 唐有翠微之善頌

况今運撫秦階

日光月華當取義於大極
地惟天蓋做展象於太初

名在茲而釋茲
德如彼而頌彼

禮樂刑政所自出正衙所以成

蓋其一日之間萬機之頃皆可傾若若
昭明睿智穆以臨是心足以王所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取法於斯

遂為之銘曰

乾坤定位象取大風
化家為國建中達和

周曰斯干王者正位
漢云長采是謂安宅

天眷吾皇
歸于一德

得我汴京
古之禮鎬

于是胥宇
爰始爰謀

左社右廟
前朝後市

中央之宅
惟皇攸居

奉天在東
謹身在西

五雲多處
厥名維何

舜日重華
克天如蓋

用是顧名
可以模畫

簪筆日親
鈞佩時整

于焉以朝
于焉以會

臣拜稽首
乃有千歲

朱雲折檻銘

夫霜雪之所加而不委者草之靈也雷霆之所壓而不摧者木之異也以草之靈而不委者非以霜雪之不威而以其草之靈也以木之異而不摧者非以雷霆之不嚴而亦以木之異也則今朱雲之折檻亦一草之靈木之異也靈異之物烏可以尋常也物而待之歎是以聖恩天大睿美海潤不但以直言之將而罪之特以不常有之舉而旌之因其舊而輯許其新而旌之於乎盛矣曷不休哉然則是檻也比于之所植歎史魚之所治歎汲黯之所構歎棠之若大冬之寒松屹如衝流之砥柱可以作大厦之支而真白之屋之安美肆當修檻之日不待虞夏之工而縵人如新不加膏輪之巧而規模仍舊巨等俱在贊颺之列始焉凜栗而瑟縮終焉感悅而陽舒先賀諫諍之有其人而復

觀包容之清其度瞻舊楹而鵲後聳餘風而熬梓有是或明君之有直
臣有是或從諫之弗弗也遂再拜稽首而辭鑿曰

粵自高皇 忠信為礎 文景徒述 視丙協贊 逮至今皇
初比望基 正直為規 皆堂皆構 左輔右彥 諫規秩

有若一雲 龍批其鱗 雷掣震撼 斷其技 帝曰無改
萬冲首面 勇斬其冠 檻折無憫 閣其聲 以是為旌

在堯授章 宣曰無工 千人所仰 餘風不泯
在虞謗不從 繩惟直 自監在茲 永前來許

洗硯銘

硯一墨一
紙一筆一

與我追隨
聊爾課日

自春徂秋
日百月四

班馬文章
屈宋詞賦

多文為富
載道為先

與我積苦
為我所累

垢藏于面
色渝其體

右軍不顧
貴妃必唾

緇塵成堆
相煤透彩

既與修身
胡不及我

方塘一斗
有水之源

鋤洗于農
車洗于天

朱汝小子
奉之免旃

如金斯羅
如璧斯完

朝而暮而
期使日新

任爾淺深
隨其方圓

一疵不存
萬理俱明

與我靈臺
刮垢磨光

靜者必壽
萬歲著銘

陋巷銘

陋之在外者非吾陋也則無足為愧陋之在內者宗吾陋也則是可為耻也然則巷是在外者也道是在內者也敢不重其內而輕其外歟遂為之銘曰

簞門之陋

非吾所陋

言語之陋

實吾所陋

在外之陋

安用為陋

在內之陋

胡不愧陋

子雲之亭

是豈曰陋

顏淵之簞

本非真陋

潤屋餘瀝

吾所謂陋

朱門肉臭

達者所陋

惟吾一巷

何有之陋

吃糧拾腥

食前方丈

吾愛吾巷

擬陶唐羣臣上茅宮頌

穆黃收而體其元方仰宅乃位之治
籍白茅而柔在下幸親茨不萌之譽
難名于蕩
無為而成
洪惟我后

甲辰天子 五十載臨治功欲問于朝訪于野
億兆民咸戴孰不敷其腹腴其家躬寧正而施其儉德

蓋昔念茲室帝之

阿闕奠居先問矩矱之所同

迺於蕤坂之中邑

寔是皇居之建極

構木為巢每歎制度之未就

迺於蕤州之上都

爰居爰居允矣百堵之皆作
迺慰迺止展也九重之壯辰

雖覆其室搖其堂民方以為未足
况石因稜木因樸帝不有而將埒

遂乃

茅屋九門

風或寒兩或隔無異民居之宮功

臣謹當

昭其儉約
識履神謨

土蜜至儉免未喻其博節雖曰四白之穆

遂再拜而獻頌曰

大哉吾君

如天如地

蕩無能名

祭天用饋

其儉其實

有隆上都

萬戶千門

宣無陶窰

蒲坂之野

酌可縮酒

咨汝斐我

于簷于脊

其比如櫛

陶河之奔

曰都曰俞

帝德巍

于是笑言

陟彼明宮

可以大庇

卑宮之禹

厥斯斐斯

儉不可及

于是遜揖

若將可挹

擬虞羣臣上卿雲頌

伏以聖人作而萬物覩適虛一元文明之會天地感而六氣順政仰重華物帝
之治為其祥也亦宜道不頌而美之洪惟我后德配百王道合兩儀耕歷山而鳥
耘奏菁韶而鳳儀天不度其端而奇祥日至人不厭其德而聖化春暢陶於河魚
於澤所過者化納于麓賓于門所試者功是以驗於天工而七政以齊用之邦國而百
揆皆叙星宿無移次之戎雲物興致祥之休紛郁、英英、漫漫蓋雲者山澤之精
霧露之氣粵在上古亦有以雲紀官者亦於中堯又聞以雲名樂者燦然至治
之馨香堯為璠應之符牒果於我后御極之三十載一采祥雲宛轉於牛斗之界疑
結於河漢之尾其倅也如蓋其舒也如相其出也如峯綿綿、不絕滄滄、無痕乃命太史
肇錫厥名以名在上其名曰卿伏念臣爰天臣高職在史官雖無模天畫日之能敢不擯

地祝嵩之至日先月率八伯之歌爛然自岱及率四岳之咨命我臣等不有其功而
歸之於天子不掩其端而播之於衆官使之被管絃而銘金石俾詒不朽遂再拜稽
首復擊九頓而獻頌曰

於赫上帝爰命我后協于重華于三十載七政以齊天不爰寶
在上明：惟一惟精清哲溥恭以功以庸百揆時叙肇錫其端

卓彼其唐綿之觸石咨汝星官賢者在位四岳都俞于以象德
昭回于天英之如烟乃審厥像其名曰卿八伯贊揚于以頌切

醇官軒案燦如雲錦潤芳浩芳帝在春崖無為而治是誰之賜
與雲錫名列如雲屏其德莫狀來汝百工不召而來神矣是思

擬漢羣臣賀符寶鼎改元頌

聖人之大寶曰位方仰泰平宇五十載樞機
茂祉之昭彰為祥聿親寤真於乃億年基業
德然後得
物來順應
拱惟

我后

康業鴻胤 昭天下方正之士畢集群天
一草曰芝封曰雲瑞象送盥
貽謀燕翼 致四夷率服之休高臨萬國
一注之馬河之雁歌以飾昇平

夫鼎者 王者之冠 羲取火風作
六十卦正象 粵自達元之後載
天子之祥 周遷洛邑為八百年洪基
迺於 果叶得鼎之新休

會一統之車書創自高皇之駿命
接文景富庶之業証膺休元疆之基
合九州之水土爰續神禹之鴻功
效唐虞仁義之治益恢大有為之恢策

臣敢不贊颺皇休

年號王帝之先建源啟易服改朔之大典

肆以

延綿國祚

禎祥有國之將與迥別甘靈神爵之未現

麟筆特書

揚必自某年某日而為初

書庸識哉

遂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鴻臚傳唱亦我

若大若小初服外服而咸聽

德莫狀焉

建元之年

位佚三代

履端達極

如水未波

因有內外

天監厥德

鴈赤于河

或芝或桃

得有寶鼎

金合九土

凡此神物

是用詎告

雲白出封

異瑞如期

泗水之涯

鉉象三光

惟天所降

用諾履祥

以示不忘

自今伊始

書之于史

無疆惟休

帝曰嗚呼

新服厥命

先記其元

以鼎表年

豈之于神

於萬於千

鼎盛我漢

其不永年

會通

擬宋羣臣賀楊下生靈芝四十二本頌

伏以不爰瑞不爰寶天地所以感應有其德有其祥神物所以自來是以自古帝王之降也莫不誕膺天命昭示物靈游樞樞禹昂星辰之所照應見虹軒虞品物之所流形况值東朝儲錫斯之慶宗防毓麟趾之瑞于斯時也天降嘉瑞如期如式爰有一物生于楊下銅池舊葉覆田靈苗朱柯輝翠羽郁龍興鳳翥吸之可以合氣播錯蟬服之可以延年垂如貫珠豎如連鼓軍如蓋如其名曰芝况芝之為瑞其來久矣在漢為九莖而產於甘泉在唐為十四莖而生於寢屋允為太子之嘉祥而實系邦錦之綿遠而非十非五至於四十二本之多則我后之德比諸漢唐遠矣然且漢有芝房之歌唐有神光之照天人會昌賞飾泰平則我國家萬億洪休寔基於此者也臣等職在贊臆敢不撰畫其聖功偉德以著其萬一之榮悅我閱考往牒而

感應之昭、如此博稽芳譜品丹之靈、又如求之今古絕無而罕有者也、臣等
敢不渝于中、擯手祝天、稽首至地以迎其嘉祥、以昭其異物、歟、遂獲擊九頓而
獻頌曰

天祚我宋、聖神相結、不愛其物、馬宮香三、麥頌其瑞、昔聞其說、
竟嘆其君、益慨靡振、無端不臻、麗河清千、蘭茁其薰、今覩其親

待我章、天監承德、于榻之下、四十有二、紫藤香箭、生唯五精、
姪似之仁、韋錫津流、產此虛靈、一本異枝、煌々其輝、厥則萬壽

狀如垂柳、其祥也宜、來汝臣隣、匪敢媚于、謂汝不信、積德果仁、
大如專靈、非德曷以、是頌是頌、寔是贊賜、視彼謠光、萬歲悠長

擬漁陽氏人進麥穗兩歧頌

百里東原方占千倉萬箱之豐 農夫之慶 此皆 循良吏之理民
四月南風爰有兩穗兩歧之瑞 太守之功 皇天帝之照我

在昔召伯之布南園詩有甘棠之吟 無為而致 伏惟我公 魏闕分憂
亦粵周之之後中邦嘉頌嘉禾之美 不召自來 齊州作宰

望寺門而徒步遐念父母之遺愛 愛荷絲麻 肆以
瞻桑野而勸工案感子惠之困窮 恩及草戶

人不厭其德而林茂喬之 歧下有歧宛同根黍之二稂粒
地不愛其寶而野麥秀先 枝外無枝尤異檣桑之特揚 伏念民等

生荷雨露之恩 一隅粉社獲侯德之因涯
位同草木之位 九重天閑宗民情之莫達
得此禘禘之日 遂乃
詎之贊祝於天

伴慈湯而鼓腹歌帝力於有何頌曰
策藜杖而叩頭頌神功於若無

自公南來 公不見民 相忘于野 教雖茶飯
召父杜母 民不見吏 令行禁止 風惟偃草
惟天降監 歸視其麥
生祥下瑞 穗漸一方

箇之刑金 其德惟何 帶如其秀 是誰之賜
粒之蜀橘 一本兩實 心如其結 猗我侯德
將受厥明 粒我烝民
時萬時億 此疆爾界

昔聞五稜 麥是先熟 我倉既盈 三登曰泰
今見兩岐 驗地五穀 我廩收積 同我此樂
嗟我婦子 公其不有
視彼野麥 惟帝之力

學孔孟齋贊

人之名物多美或取其高遠而入於富貴者或取其新奇而流於迂詖均者之皆不得其命君之義而失其本旨此豈命名之義耶余入此塾而留者于今兩年于茲吾見其齋名則可見其本志又見其字畫則亦可想其樸素毫無淋漓醱熟之態而一是完朴真純之味始知主人好古尚寔之風矣一日客有過之者曰俗哉齋稱也野哉額筆也純乎其一大朴而已余聞而笑其愚曰木必有朴然後生花石必有璞然後見玉意指山則當曰山於水則當曰水而已若不云山而曰峯曰岵曰嶽則非山之正也不云水而曰洲曰渚曰灣則非水之直也欲學孔孟之道而不以孔孟為梯筈則博矣所取正歟然則客亦取新奇而好竊寔者也蓋梯觀夫道院德門于夫子廟則當云夫子廟先生祠則當

云先生祠而已寧有捨宗而慕虛者耶因為之贊曰

爰有一塾曰孔曰孟二氏相傳棟樑于室
沙潭之里宗我宗師道學之祖日月于夜
學之勿墜肇錫二字

鄒縣率闕直言無諱莫言野俗凡今之學
曲阜遺緒辨別其異是真是宗千岐萬轍
出楊人朱若曰德門亦涉模糊

若曰道院鄒魯之門前倡後緒巖、泰山
太欠匪殊學之以_次得我兩氏混、洙泗
尋緒傳統小子仰止
既無匪微就宗為地

圖之有骨無名無道
射之有的夫子臨赫

半卦塘贊

以天下之大而無關於一身上則是身外也。以萬物之衆而不繫於一心內則是在心外物也。捨其身與心之所當安而後，乎外至之累則不亦難乎哉。是故達者安分仁者知命不能安於深堵之小而留心於江湖之遠不能安於糟糠之惡而馳想於芻豢之悅雖欲得之而未必能得其能安而之果遂其安哉。今吾所居之一卦宮即沙潭上也。半卦則綠楊而晝宜於陰夜宜於月半卦則方塘而夏宜於涼冬不宜於涸如人之方寸心或宜於樂而不宜於憂亦可推之一段也。遂因康節先生半卦方塘一鑑開之句遂贊之。

曰

有宮一卧 引流作瀦
塘居其半 種柳為崑
如鏡百鍊 照以醜妍
物無不然 棠之厥初

尼云克復 秋月寒潭
孟曰收放 子載明澄
操之有要 萬聖千賢
雖茲一勺 澄之則清
澆或易濁

活水真源 吞可為潮
卓彼先覺 遠可注海
尊為灵台 來汝王翁
一疵不存 人各有心
就無比塘

存者幾希 日鑑在茲
視彼尋常 敢告墨卿

便殿留唐介畫像贊

折：倚他愛君憂國之雅量
凜：守其秉公尚直之高躅

匪金匪石而可謂鐵面御史
剪荆剪棘而能扶香換社稷

立殿庭而百僚栗股
投嶺海而萬民噴舌

在漢無愧折檻之雲
於楚彷彿吟澤之屈

白簡明於籠錦之輝
青苗毒於疽背之疥

慨然入目而爰命入納
簡在朕心而誰使泣珠

可使百世之下想象其風采
必謂有其臣而無其君咄且咄

班彪續修漢書贊

以女作史，以妹續兄，宣曰無此，木天冥々，帝曰阿彪，女士之風，
世無其女，家無其子，史不容易，蘭臺寥々，是誰之橋，文雄之牙。

濡染家法，麟筆棋楸，滑之于兄，若得近古，女子能述，提縈手疏，
必得其要，孤史樞機，可作鐵案，右文我漢，史家文瀾，伏女口授。

班氏之女，於乎萬言，網舉目張，如井加仞，豐不加言，一部國書，
今又廢幾，于十二誌，一貫串來，如山進簣，約不欠字，自頭續尾。

井條目，爾筆不頌，
顯之典謨，詔朴太史。

漢王封韓信為真王 詔

王若曰

白茅昧分宗國家封建之策 為用偽守 念昔 建官惟百 齊功曾勲宗不
丹書鐵券乃勲臣宏遠之規 乃知真也 分止其三 先封軒蓋何莫

過初忠遂良之意 肆予 仗入劫而興 以勸生之舌而曾封廣野居 百夫
非大王小侯之謨 駕羣雄而御 得蕭婦之良而心賜相國印 萬家

長十夫特舉皆以能而任 惟 元功茅一 出故道逐鹿之日已識將軍真
邑千戶侯莫不以功而報 國士無渡一及氾水擒豹之時寧憂小兒戲

走齊 山東強國 百萬練兵曾聞蘇秦之雄辯 况今 百戰百勝
海隅椎鄙 七十種堞尚有田單之遺風 一鼓一舉

四隣鴟犬已屬破竹之威
非我所有也
裂土封郡不可絳灌比肩
千里鯨魚莫逃卷席之勢
是誰劫耶
分符剽印當共良平附耳

雖然有功者必賞帝王之帝典
侯王有種耶尉陀自大於越桂肆以
真宗者無偽君臣之相爭
天子無戲耳叔虞就封於晉桐

封素非真
從其至其封匪今而斯古
揚之內野矣恃有事歸獻
推赤以置
以功報功不待他而得比
閭以外制之摩城彼渤海
卿其

無安於小而遺其大
楚歌是多方俱困於四後
於戲
比宗即真之神謀
勿以其偽而亂其真
齊國雖小吾何愛耶一隅
莫言迺公之天授

謹爾侯度必張皇於六師
作蕃王家永有辟於方歲
云：

漢為太上皇遷新豐詔

皇帝若曰

於國於家曾聞以志養親之訓
某水某邱可見不去其鄉之義

以天下養
易地皆然

伏惟我太上皇

故宅做居
今皇之父

與耕音讓聽鴻歌於枌杜之鄉
知小人依賀羊酒於廬維之里

夢也寐也難忘溝壑之懷
生斯長斯每切首邱之慮

願今

由百年之積德
以四海而為家

帝王之孝極而一日三朝之未失
居闕之麗壯美萬戶千門之長樂觀

寐不免於臨歎
猶未足以解憂

懷上固然
養老尤大

大抵新豐

家、是湯沐邑
面、是荇竹鄉

吳王之岐邑豈願拔宅維鄉
盤庚之遷殷無恠大家安土

是以人情無古今之異。豐鎬聞舊周之號時或適然。然則事實從簡。鄉思無貴賤之殊。咸林有新鄭之移古有足萃。然則。存富竭誠。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而無不思。任牛羊而被野。遂令。名在茲釋在茲。若大若小若近若遠而固或涵。使鷄犬而識家。言于是語者是。

曰。身曰允。多讓於吾仲。可謂。暇日臨居。博。致於會商。憲下不惜千金。某甲某乙。廢同樂於其民。餘年願養。酒熟於王婆坊頭。元纒萬壽。

於。無違而事親。富有四海。養無過乎順親。較。仗一邑之重。輕。不讀而能辨。日用三牲。罪莫大於拂。勝他九州之博。大。

故茲教示
想恒知悉

擬漢文帝諭南越王詔

皇帝若曰

方今荒要登服莫不來王
昔爾心腹腎腸無敢隱朕

小邦懷德
大國有征

竊聞

以弱附強侯度之制節
能運綏遠王者之包容

有苗雖頑終歸虞廷之格
垂尤絕恃難免軒皇之斬

與亡之道由我朕輟相尋
順逆之理在茲履鑑不遠

惟王

曷敢有越
為爾更陳

自負黃屋之僭威何其愚也
凶念亦眚之識端獨不聞諸

十年斷幣明雖值高皇羈縻之權術况今
萬里稔惡寔係臨慮征討之失謀

三讓如虞
九有宗漢

莫謂余側室子
幸得遇大樞度
能齊階級之有歸
爰致低狹之自服

非無六師九伐之法朕不欲為
雖有三江五嶺

雖然推王道之蕩之伐密伐崇實昭明王之至計嗟涼德而膺九五位
宗物理之昭：事殷事葛乃聖人之權謀以一紙而代十萬師

王其惕而却顧語及隨陸爾即大夫之望華未久王亦中原人云不忘故國
翻然改圖睦言真定先人之墳墓猶存朕是南方強也以教寬柔

肆以一札十行推赤心而置腹湧出于中民其氏國其國不血刃而歸
萬里重渡染黃麻而宣音著見於外帝為帝王為王各以次而定

於戲若非論以至誠用夷夏復視圻甸而無間仰衆星而星何拱護於此
豈若茲而多誥作續王家至于孫而勿替睦彼水而水亦朝宗于東

故茲教示
詳宜知悉

唐賜鑑湖一曲詔

皇帝若曰

不顧我軒裳誰與同天下之治
居然爾泉石付以與物外之遊

吾何凌之
君且休矣

咨爾臣知章

出以付

四明往客
八仙餘侍

渭水秦山時、吟杜甫之巴蜀
清風明月往、從樂天之江州

人各有其所懷
亦不可以奪志

松江上一葉棹莫挽季鷹之逍踪
富春山七里灘夙仰光武之弘量

肆朕

爰稽老臣之惠養
莫如名區之任歸

坐愛綠水明淨一鑑開之高標
能令朱夏冷有五月涼之清風

清斯濁斯名合八十嶺涵泳之澤
從某從某足為三百里滄溟之鄉

特賜鑑湖一曲以資游賞之樂

於私而不費買山之錢
在公而宗為錫土之典

黃帝鑄銅之地典型若臨
朱生衣繡之鄉風韻可視

暇日相訪必有張老和之策衣
晚年供歡可敵疏太傅之金斤

卿其

退逐初服
留作晚娛

有鶴能和思不下於麋爵
與魚相忘乘無失於江湖

鳥數之羣難同嗟吾控軒楷冕
鳧雁之踪無定任他寥月蘋風

於戲

物必於符其人
者貴於遂其願

高風節操展也棠飲許洗之清
生色山川允美吳山楚水之遠

擬蘇軾賀歐陽公出為滁州刺史啓

伏以 明天子分六卿之治允矣重膺鳳曆 疲瘼皆蘇

蓋聞

王者出治之本 生民休戚之關

山甫之齊南城廩為周之疾云 人焉為帷幄之籌

伏惟明公

瑚璉之器 黼黻之文

自娛琴酒之遊恒歎六一翮鶴髮之趣 嶺川堪無處不文三早之繪藻

早資廊廟之望資飾七十年龍吳之休 宦憚林鳥何日非宦遊之浮萍

聖簡特許 詠為西蜀之任可見齊魯之待 况復徐州 曾為干戈之地 冥然清高之鄉

西嶺尤奇，卽瑯山六七里路轉
東門，想象李景兵二十萬就擒。

於是

帝有恩言，
公寔重寄。

枳林雖非大賢之地，
冀公皆得明府之賢。

得君重而卧治，寧兼淮陽之遠，
仗玉璽而往，履勿憚大吏之孫。

遂乃

一路澄清，
萬姓歡號。

三輔馮翊，
良二千石，惟良
万里，卽州復見，三百年今愈。

伏念生

升堂小子，
入幕婦賓。

朝為蒼野為龜，幸得遇人中之瑞，
水於河山於泰，可以杜天下之觀。

孰敢曰座主之賢，
事之以先生之禮。

假廁蔽院，恐傷葉蓋之明，
流落杭州，切覆樓之枕。

祝

敢效葫蘆之一幅，
惟冀裘帶之万安。

擬孫明復謝范文正捐捧入學啓

伏以 草木不啻於岐伯之時難為知味
木必生於匠石之圃可以成器

同氣相求 舍昔

攀皆濟窮而麗澤 莫不汲引而為階

仇香待玉輿之吹噓月捧自在 先進不有贊拔之風
繆彤非郭泰之資力太學難期 後生必無陶白之望

伏惟明公 三朝元輔
六丈聖人

得美材拔茹等便是大者用小者用
慶曆天下與韓匡而齋名况復
處江湖如廊廟可謂進亦憂退亦憂

樞密院中措老泰而做業

大學

入德之門戶
作人之階除

詩禮易書等級亦比其有而尚齒
文章道德賢愚各隨其量而充才

願余小子

自是家貧窮途萬里欲借六月之冥風
敢曰鄉秀凌進一席不惜千金之鑿案

和氏門下幸得免鼠璞之分
學者言頭仿自愧粗狹之號

伯樂一廐中

駟軒之步

此皆龍圖老子之攸賜
寔非鯁生末學之所希

自顧躬蓬暮塗之恩無異整魚縱尾
按以投花報李之義不覺風和低頭

於焉十年風霜曾前所蒙偏感向陽丹木
阻以千里嶺峻一邇來所祝不過晚節寒花

惟願相公

倚彼八宇之士君子
非直一介之孫秀水

前呼後應之時禮以羅致
左卑右高之世藉禱士多

文彥博銓衡已試一番國光之利咸萃西周之鳴鳳噉
呂塚正布帛必疏四方人才之賢筆彼東魯之鵝翎

為公而祝
感吾之私

擬張奉歎毛義徵不出啓

鷄之羣鶴獨之徒拖九臯之聲此非後貞而先瀆蓋聞賢者出處之不同
鴻之志雀安知自遇千里之順抑亦事愛而時移世道治亂之攸關

為親仕為採養去就之義不同是以鄉聖不顧萬鍾之公養仕情雖不佳
不絕俗不離羣取捨之分有異由也席歎列鼎之不連親義之所任

惟公淡泊為志向日一麾之烏哺子于旄雖非賢者末帛之禮當
清明在躬要路百里之牛刀庸之下邑足為孝子專城之榮

是時也潤長林請關西之楊公負其重望東閣咏詩宦梅自愧
嶽廟雲頻反上之閔子惘然失圖小山招隱最桂無光

孰知 至若君子之大 恥 次 為親為君了不夫進退之得正
有非俗類之所窺管 或出或入庶可見行止之彼虛 然後 高風愈仰

安湯板輿從今知 孝子府檄 顧 士之潔行 人無金節 駑馬或有價棘之步
左江山水依舊是處士門庭 飢鳳未免啄粟之譏

以范滂之澄清世或疑其成黨一其足以出而供榮此皆 聖人乾俗
若黃腹之高尚人必謂之盜名 再豈敢曰出而復應 君子礪行

以禮讓而一國興 伏念奉 明時棄物 比社儕流得親月朝之清評
尚志節而方世勸 遐遐閱紙 同朝相識夙仰出斗之高名

行止兩皆可師 起居萬重者否

是為于雲而度雪 當在論
可以起懦而立頑 聖愈仰

賀小憩李台回甲啓

風霜邈變於先丁而憶蜃燈二十時少日
日月幾何於後甲正值鶴髮六旬一初回
後玉相倚 蓋聞 仁者壽也
天必命之

一蹇七旬姜八耄自是壽域完人
惟公 此系銀潢 卓犖羊春 熏陶繩尺 莫越
華三祝箕九時祝非福家善頌
世家喬木 夙講松菊之風 烈衣鉞尊周
郊廟

遂乃 翱翔文苑 鶴禁二年期他日之宰相
風雲一壺儼曳履於台座
羽儀巖廊 牛刀百里視如傷之克民
江湖萬里奉舉目於山河
蓋其

得其壽而得其壽 譜黃連經三十章 聰明步履之無甚頂
養之厚而體之全 如絳縣光四百歲 生養長老之必得咸
况今 復值良辰
戴回舊甲

鳳毛麟集口欄設飾喜之造
鸞祝龍吟鄉里放放生之祝

棟莠可以代鐵樹之同氣
雲琴足以慰瑤瑟之餘音
雖然

慶遇悵多每切夢寐之塚
愛琛思遠幾以腹棧之句

來汝徐人夢抵而相逐際逢九野窮陰
念昔徽院栢府之曾經果是一塊春夢

欲告無地
為之也天

嗟余其
白首窮儒
青春好伴

來往三途已許羊裘之友
分違數載未免鸞鷺之別

豈想四十年甘苦之韻
詐無五七言長短之律
茲敢

妄直蕭蘆之篇憶昔甲子年為我祝而執酌
恭祝狐矢之慶值今適丁之會以其韻而投茲

五福壽備
三言均賦

宋歐陽修治祿日進元朝陳眉箋文

伏以

歲之元月之元日之元時然勿失
位若得祿必得壽必得蕩于難名

行高百王
業承四聖

欽惟皇帝陛下

無疆曆服
有道曾孫

自漢郎升貳儲之初已屬謳歌之聖
當太后御簾帷之日更盡祗承之方

肆當設天_之展期
益功_椒搏_之獻_詩

帝德民所仰也視万里唯明
天工人其代之無一日或曠

伏念_臣心懸_世闕
跡滯_西藩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懷依斗_之望
長梁朝雨春風面徒劫呼高_之沈

唐白樂天在江州日進冬至箋文

伏以

天秩地載人所仰方冀邦籙之重固

臣所祝也

欽惟皇帝陛下

冬至陽生春又來幸覩帝德之與合帝其念茲

致中興功

軍移鳳翔帝念魚獮之戒

肆廣一湯復初之期

每切萬壽優長之祝

受上皇命

民擁馬首恒功恢復之圖

三時啓沃臣忱不忘於拾遺

伏念臣

天寶舊物
江州滯紲

節序推移未展頌椒之悃

天涯論落徒抱傾葵之憂

擬宋梅聖俞守杭州日進端午箋文

伏以
光被四表德雍熙比隆二帝
天向一中分造化節屆端陽
休命用申
欽惟皇帝陛下

承慶考德
仰聖母訓

太學勸工揭周書無逸之戒
通英畫講進程某務學之謨

伏念臣

位忝龍圖
符分麟角

卷門文而蘭湯浴誕信明天子之恩
歌濕岑而玉樓寒徒切望美人之邇

肆營天地相遇之辰
益仰風雲際會之盛

此苟蓄在伏
意臣之上

擬周羣臣賀武王翼日乃瘳箋文

伏以

商既克二年方切壽無疆之祝
粵若耒耨日聿觀喜勿藥之休

云胡不瘳
庶幾無疾

洪惟我后

昊天其子
太王之孫

續三分有二之基輿情率服
恢一征無敵之烈天討恭行

肆當玉几之愆候
爰有金縢之祝冊

伏念臣等

請以身代
藥必先嘗

特荷祖宗之祐業奠昇於永年
果見天地之心陽耒復於其日

擬周羣臣賀文王以舟梁親迎箋文

伏以 自天命申政仰乾父神母之正始
大邦有子幸親震男英女之友迎

萬福之源
六禮其順

洪惟我后

淑女貞德
君子好逑

化南國棠隴之古御荆而正閭
康西水舟馬之流及善而續地

肆當渭橋方舟之辰
蓋仰虞內作擯之禮

伏念臣

才斷駿又
運石鴈朝

維以楫箒以梁咸誦禮儀之備
友之瑟樂之鼓思見德化之覃

漢王請討弑義帝者檄文

竊聞亂臣賊子宋之天地之莫容匪我劉始是以二百四十年尊攘風

明天正人寔是王者之帝典振古如茲

在仲尼之義先討陳恒之凶雖是運家所立為君為臣正

以孫賈之謀能雪淖齒之恥况今義帝寔是列邦主盟若兄若弟受

位於大國鎮六千里藩屏皆是民望之有屬遷之彬遷之江專制羽籥

命於其庭碎百二閔粉雍孰非王靈之攸振自為楚自為霸如見肺肝

竟乃任爾狼顧之謀自欺江中之天而一罪同赦顧子季帝中酒後

肆其鷓鴣張之眉欲掩天下之口而十日在茲泗上亭長

出蜀而傳一檄爰有豪傑之影從四方素縞之義自關東六七種藩素稱劫卒
入關而約三章奄見父老之心服一覆赤幟之風顧河內二十四縣豈無義士

万甲肆今颺火德而振威咨爾万邦有家捷討方嚴進不延於六步
天執金鼓而閔罪聽予一人奉辭詰朝相見期無違於一日

之止方廣席卷之易自晉東自南自北義足與天建比
之機有何竹破之難如江如漢如輸如飛是謂王者棟於戲我武揚耀
朕罪貫盈

與一羽而容易五似者如拾而聚如家如或
攀援外交自速黨寇之罪徘徊不進難免後時之斬

布此腹心動有鼓角

一、擬宋英宗即位後頒赦文

皇帝若曰

不吊昊天降割于邦奄罹巨創

痛徹穿壤

蓋聞

堯所以舜所以
父是傳子是傳

帝王曆數之攸歸必使慎終追遠

惟我大行皇帝

治俱畢張

于書無遠之成
人歌至德之詩

承一祖二宗之心恭儉形履

賜筆札於大章採用仲淹之十疏

篤錄乃億年

行五帝三王之道審智凡臨

引儒生於內閣嘉納司直之五規

靈芝四本十

先疆蓋切罔陵之祀

奈之何

上帝不寧

金滕日久未聞翼瘞之候

天寧為美

異瑞漸致肝鬲之治

下民無祿

玉几夜憑遽

見末命之顛
運也奈何

象設已新莫追捨之禮
龍昇未抱尤切乎緇之懷

顧于小子

若漢臣陶寡躬奉位方在枕塊復苦
承周翼共屋至痛在心何安陟降履實

之時東鶴讓西鶴讓克遵代郊之儀
之禮上以承下以承莫財慈聖之旨

勉副羣情之難過
俯循舊典之不忘

迺於本年本月

某于支卽位于崇政門尊慈聖曹太后為皇太后權同聽政

緬感舊靈盡新
凜絜高而躋尊

陟彼龍御想衣冠而惶悚

無疆庶服期多替于斯所之休

恐付托之不效

顧唐螭螭候霓攝而寓慕

有道曾採曷敢不一日二日之勞

庶怡寐而無違

蓋宣十行之綸

庸施肆赦之典

擬唐李翹上雪後秦州露布文

臣某伏以

萬乘親推度關下曾荷制閫之任

皇靈攸暨

念昔

臨其衆而決機
師有律則獻捷

半夜功收三面中幸親奏凱之舉

臣敢獨賢

六月涇鎬吉甫得征穢化之功

惟我國家

允文允武

寸地尺天之皆願入朝
克紹克堪 四海九州之全付所覆

一面恩明戮一面朱泚戮奄見我伐用張

肆我后臨宸垂統

玉帛航海之辰

明年夏蜀平明年澤潞平可謂無思不服

與羣臣考貢敷圖

于羽舞階之地必

之防風之誅

隱彼秦將元濟

豈恃鴟張

揚西雍三州之險竊自負一萬里
易三姓四將之久至今為五十年

致有苗之格

未

肆以

命臣六師之征

如飛如翰許甫唐鄒兵赴征

穿膚潛入狐狸莫逃其巢

用王一怒之赫

不疾不徐格汝亂顏董協策

打池助勢鴉鴨共為其響

視威

於是

揚奏并官魁見殲
八文城而士良就縛

咸曰從天而降

果使鄭曼登孤之策

幸因

謀

下卒迎投甲之舞盡其燿軍其會

廊妖務於頃刻之間

六庫凱旋初奏同畫之捷

臣赴

武夫
微秉

從事虞鎮之末獲參克熟

邊圍無警更有何介垠而謹烽

不勝雲霓之忱

謹奉露布以聞

三十六宮上標文

伏願

是度是尋 乾以始坤以生萬象咸圍
爰居爰處 仰高觀俯察五緯貫影

地依於天、依於地合于萬八千歲之田
陰反為陽、反為陰大幾三十六宮之舉

謂之度也

蓋聞

左介右介 先天後天

陽動也陰靜也自八卦八索之各有分
上旁然下隕然索萬事萬理之所由出

伏惟康節

克復道家之闕 洞觀理窟之源

分九六之數在易林為剛柔進退之節
得二五之妙在無極之乾坤闔闢之門

於天根月窟之間 有娠陰復陽之理

逐名之曰

三十六宮

子門萬戶 一奇二耦

取羲文之根基為卦為象 倣周孔之規履曰象曰辭

內外分六字而八相推 上下各二元而六可見

於是立天下之象而不出其外
內陽外陰之方軌非方塘半卦
推卦內之義而取諸宮中
上棟下宇之制便是靈陸九曾
開物成

化則處之是三百之法象
華在某年某月某日
務則物之是九十韶光
命都料顯名 暫住野介
以大壯而取我 試聽已唱

東 問集那得如許
西 萬物成坤致力
存雲瑞日蒼籠 變態風雲此中
順行逆施階除 舍洪其德天齊

南 天根月窟來往
北 坎離震巽徇環
衆諸二三 森羅萬象包涵
自然法象天則 其理玄、剝復

也即值拋擲上 風以鼓而以潤
先後天光真狀 以應列宿磨盪
洛有龜 河有馬
下 聖人作而物覩
文物燦然九野

南宮酒席設草偶誅紀信文

大漢之國五年五月某甲皇帝宴羣臣于洛陽南宮而朝賀之忽憶紀信之未

衣質班盡焉與懷逐縛草為人以像紀信而誅之曰

嗚呼紀信長鯨提首塵暗海晏是誰之功死陷使而生死面來八載死想像往事
天下已定極虎死天或地乎緊執將軍轉危而安百劫千難死夢猶驚悸

劍於鴻門死雖曰天授非臣曷存死向於菜盤力不勝敵死束手待縛死豈曰無人
覆於淮水墳實是人德非臣曷保死死生攸繫死智不能開死俯首執殂死勢無奈何

覆手捲舌死于時將軍楚軍萬歲丹心皎若赤焰一束死萬古勁節一條死西門
布越垂手視死如歸漢祚一線黃纛天然死代我忠良死一代偉功死僅保龍顏死

皇天春祐四海為一徹侯佩符
克平克剋有今日宴諸將分茅
未克向隅天下奄敷但為興懷
賦復見人

儀形若覩嗚呼紀信吾身甫代
節義愈新非真若真爾死吾生
昔聞今見燁々列辰視彼紀信

難忘者功知勁於風有臣如此
難樓者義識忠於亂無愧社漢
功可紀帝死而不死為仲宸衷
庶幾格歎

曠言萊南閃々其降
有氣衝霄洋々如在
聊此復慰

、 謀山齋李公佐承文

嗚呼哀哉余之得公而游者于今二十年餘矣有飲必速有事必講痛癢焉相聞
慶賀焉相^問不以段玉而有分必以舊羅而相依松蔭夜雨之夕雲谷朝雪之
寒相憶而追隨節而講磨期餘生之共老祝晚節之康濟自公西歸奄
作參商悵然無所歸間嘗一再會於槐亭灤水之間以叙多小而常恨朱呂之居
滿在千里未得源美客臘河孝錫煥之來始聞公之寢疾而意謂例崇自可
天和矣丁巳春予游汝潭和塾意未嘗不在天德之下坐望雲樹神遊意馳適
沈斯文勉寓來會未及冥晦而先聞公則奄厥諱報美愕然而起曰是何言也問
其日即正月某甲也問其葬亦比空同也嗚呼哀哉山齋其真仙矣遂於塾之北
上為位而哭之慟越四月朔日加麻而服總是豈後死者之無窮悲者耶嗚呼哀哉

地不越百里年且周五年而病未能投劑於刀圭之日沒而未能臨訣於易賓之際
奠而未能祝縵於束茅之列而滿在殊鄉復影相吊至如一哭而亦未能為是豈平
日之自期者耶吾負吾先亦之多矣思不得行不得過於是歲七月之某于支僕
以瀆綿之奠哭告于靈几之前曰

大道久隱 嗚呼哀哉 天壤易處 嗚呼哀哉 邦國瘳瘳 嗚呼哀哉
淳風日墜 禮防大壞 哲人其萎 嗚呼哀哉

天相吾道 如圭如璋 潭已舊訣 高山可仰 葵輶南首 埃于其文
篤生如公 柯禕餘風 晦跡衡門

櫻齋游夏 迫于出羣 教誨有術 瞻視之尊 函吞唾夢 汪洋其瀾
業講繇曾 結開不倦 舌懸黃河

義如割刀
智如運矩

君子所履

筮賓讀法
造士約禮

所過者化

氣食九牛
所採者篤

仇香就學
茅容進業

是誰之力

門質鬻桑
舟或付麥

倚公之德

歸視公家
琴書如古

累顧阿咸
若子若己

今為已矣

庭蘭砌竹
左森右列

庶幾報必

先生之宅
禮者不絕

顧此後苑
孰從孰依

靡所與同

如蛩失蛭
如笑失龜

幽明殊

松壺誰飲
萬事荒涼

閻府咫尺
不遠伊通

度我相逢

悽風一觴
并恨以傾

嗚呼尚享

殿策規

王若曰歷代治亂其本安在或歸之於氣數之盛衰或歸之於人事之得失何歟
臣對臣伏讀聖策以氣數之盛衰人事之得失推其所以運之者驗其所以處之者臣竊
學百拜欽歎聖學之深得天人之會者臣敢不廢進瞽說乎夫氣數者天地運回之
理治亂者人事得失之機也一在於天一在於人若不相交應而至上下推與之際遠近符
合之理則不啻如針芥之相隨桴鼓之相應其故何也氣有年月日時之運回數有一
十百千萬之磨盪推之於天而為日月星宿之度驗之於人而為吉凶存亡之應證其
大則千萬歲如一日語其少則經度釐無一滿三皇五帝之微忽焉而為治夏桀滿受
之忽焉而為亂比其非已然之跡必然之理也雖然氣數之來不能無盛衰治亂之
際無能無得失而時君世主以天為迂遠不信其氣數之必然而但歸之人事之

適然謂敵不足行為祭無益是豈理也哉噫上有都俞之治而奄遭九滄之水則必曰天不可必今有躋聖之敬而未免七旱之災則亦曰天或適然以一萬八千歲而為汗漫歲月以三百八十丈而為許多奇耦河清三日而不知其臨霜墮五月而不曰為災則人君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而能守其位者蓋鮮矣苟求其本則寧不揚然而却顧而修省人事者歟董子曰天不變道亦不變朱子曰救其本則雖若迂緩寔易為力此在為人君一轉移事而耳天之一日行為九十萬六千餘里而人之一日息亦六萬一千餘息其氣數之相屬類如是矣是以嘆感雖曰兵象而一壯士使之離次紫微亦曰帝星而一處士足以沉盆則以人君而回天氣數夫何難之有哉患在不信天而不畏天也苟有畏天之戒信天之戒人事之治亂得失固不足下而事在吾方寸之間故堯王不患氣數之末而先復治亂之本則臣敢不揚

其說而熟教之於前乎

乃言曰氣教之盛者曰治氣教之衰者曰亂故人事之得失莫不由氣教之盛衰蓋氣教天道也治亂者人事也天人之際相距雖遠而相符甚密人君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人君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既順且正則何世不治何事不正歟五百年而王者必興千一清而聖人必生此是天地之大氣教也一歲之六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一日之十二辰此是天地之小氣教也苟於大小之機會莫不照管於時君之一心上對越故慶星御雲必出於醜卯之世言風惟雨每多乖亂之日順之所到不召而自來逆之所及無為而自致此皆聖王之所敬畏而庸君之所謾侮也是故先被四表格于上下唐虞之敬天也降褔于民建中建極夏商之敬天也明在上赫在下文武之敬天也方是時也無一物之不循其度無一人之不踐其性實是人主立心之樞紐所關

雖在氣教當治之日而為人君者苟不求治則何由而自治亦在氣教當亂之運而為人君者苟不防亂則何由而濟屯歟然則氣教之說人事之由初不可以兩端說而只可一事貫也救之道在人而不在天在我而不在人故詩曰畏天之威又曰敬天之怒請因聖問而條陳之

請由明之克傳不傳於禹不待百年則五百興王之說基成教而已殷革夏命周革殷命迭為三代則千一聖出之語非膠執而語周靈王之委靡漢昭烈之中祖天序為之非人力為則不可專辜於治亂者諸葛亮之出師未捷但添英雄之淚柴世宗之創業未遠不過曆數之攸歸帝王與廢之無席君臣際遇之有定不可以氣教論之化國之日新而長亂國之音嗶而殺伐是物理之固然夫何人情之可殺春秋作而為一治楊墨出而為一亂此雖係於道之與廢而亦可觀於世之汗漚則氣教攸關無大不是

世之治亂莫甚於彼為治之具莫如仁壽而終有徐偃朱襄之類禍仁義者極矣病民之治莫如窮瀆而亦有漢帝唐宗之變則窮瀆為致亂之階夫不愆為治亂之兆足以觀三代之公矣孔子曰極之書董相天人之對或得於天時而遺其人事或合於人事而渾於天理然反覆參巧則要皆兩論而極言之不害為人主之龜鑑也嗚呼始亂終治若楚莊始治終亂若唐宗此是聖狂之有間治亂之相尋有不可以氣教歸之亦不可以人事責之也則天下之事莫功不及已而求已天下之理莫貴於以物付物也以若迂儒凡筆何敢與論於治亂得失之鴻也哉若夫我東治亂之跡得失之終雖曰無徵於文獻亦足則柯於史乘而上下四千年來氣教之治亂人事之得失廢幾不相上下而勝國以前未免九夷之俗聖朝以後則終有一變之規文物之彬禮樂之秩無愧於北宋西周而聖神相繼有基天永命之治賢儒輩出有作成人材之美則古之治亂即今之治亂此之得失亦彼之得失也安敢比并而執論

也夫大抵一定而不可變易者天之氣數也推移而轉幻挽回者人之治亂也以黃河之濁而
有阿膠之救清以益池之鹹而有敵單之救淡故日食之咎非匹夫之能救而當夫馳而奏效
船虞之憂非一柁之可濟而舟子運而投筮則世之治亂事之得失實有所歸天敢不夙夜祗
之歟臣伏讀聖策自嗚呼至輒回世教臣獲擊百拜深歎我聖上求治及躬之聖念也博
觀今日之世界治耶亂耶又觀今日之政令得耶失耶以氣數論之不可曰若也以人事言之則
不可曰得也天災時疫層生而疊出國計民憂日銷而時燥商之是日周之法漢自擊而頭
迫則此正人主之明目張心勵精圖治之機回也臣聞欲調其琴者先改其絃欲成其器者
先利其鈍此非今日之急務歟苟欲盡修人事仰答天心以回氣數之綿一則不待他求
而得之於殿下一心上矣何不惕然警惕痛然決去也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此即太
甲一德之效也又曰用顧畏于民此即改正祈天之命也殿下既知其事之得失寔係於

氣穀之挽回則惟在敬畏二字而已其或災異譴告天不我弔則何不如周宣王之側身修行攘災而獲祐歟其或人之望治若歲大旱則何不如殷成湯之反躬自責以身代犧而禱雨歟其或烈風雷雨非稼受瘁則何不如周成王之齋誠穆卜出郊而禮迎歟其或民受實病無藥或試何不_如楚惠王之吞蛭歟夫君德卽天德也君心亦天心也苟以宗心宗德而持敬無違則豈有不動得於天心之向背人事之得失乎是故三代以前治日常多者以其人君之能敬天也三代以後亂日常多者以其人君之自謾天也謾天敬天之間卽世亂世治之機也惟願殿下也一念之間顧畏于天一事之微默契于天若果天理也則敬而畏之若果人欲也則克而去之推之政教如鑑照而衡平鏡其氣穀如響應而氣來我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臣伏讀聖策自召甫至親覽焉獲擊百拜深歎我聖上末助國治之盛意也臣敢不思所以對揚其萬一也

篇得終矣敢冀抹堯之鴻恩復陳展蕉之熾忱王其念我夫敬者學問之成始成終者也必加精一之工然後可以無間斷之弊而上格天心國脈可傳若靈長曆數可回於延綿而諸祥日至泰平可期矣陛下念我

易水歌按：下歌項羽荆卿志氣相合

龍亡古澤跡不掩 男兒落拓幾項荆
虎投窮山秀亦同 不遇悲歌皆一理

大果宣風：萬竅

騷於師表為祖宗

悠：千載曲中語

前半易水後埃營

喜者愛者各言志

詩與履載作權輿

徐天度姬情一般

積為英雄不平歌

鴻歸碣石不盡響

雲空水流失手歎

蘭茝歸客按厥聲

義農天下逐鹿人

雖逝吳江無恨聲

畫出當時心腹腎

氣像論之時不同

具曹家中屠狗輩

山河風氣不相同

人情各以所處異

行裝剽北水一法

同聲相應志亦合

楚尾燕南地萬里

不利其時懷未平

霸業荆南山九豔

一曲檀板如叩一

行如意馬覆四馳

淒涼激功短長語

雖非兒女惜別情

圖中七作夾雲劍

照以靈犀通一點

散落人間世皆耳

同是英雄痛慨淚

一色長天半斗射

我有斗酒藏之久矣

舟中倉猝世樂
容蕭居然袖已久

我有水調歌一曲
玉樓高處四方美

此地元來戰爭國
今夜復聞詩家語

無而可沽有而醕
笑指東天酒星隱

文章覆酒不如人
藏則藏之久則久

黃州蜜釀熟幾何
碧洞薇並醉而已

我、紫帽倒接雅
笑殺青蓮醉似沈

清遊又值十月望
無酒良宵嘆嘸久

詩何作耶孟德去
嘯也歎才佐卿來

卿、其匪內翰甚
相待如賓意有以

前春麴乞畢卓村
近日葡香漢水濱

歲之又歲熟之熟
留待良朋不時飲

樽傾經綠蟻歡生蛆
杯似紅鸚無語喋

願吾葛帶待各飲
畏約風流同翟氏

親如子由尚不許
憑以過見恐見竊

樽中三釀待人來
久矣東山如月滿

支離世味丙子翁
斟酌風情壬戌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詩

癸丑暮春會蘭亭

范開花落方春

己亥閏月記竹樓

人來人去本六洲

眉山草枯丙子冬
灑灑枝連印君由

西之二百此子午
百論餘生漂泊遊

良簫曲終不見人
誰識漁樵如我儔

雲娘笑進匣中鏡
排排詩家年月流

容成軒應甲初終
混火闌天弦下驅

指一舟子按月令
其日有申不待求

丁歲去矣意跡張
子晋未耶餘曲道

英雄舊塢學士東
笑看南天烏鵲啾

過兒屈指納甲音
亥首辛辰非今不

東坡歲月幾壬戌
若則春遊秋則秋

千秋赤壁好江山
子瞻胡然未泛舟

問於天地子午樞
運以曹劉丁亥籌

元豐天授即五年
櫻櫻良辰非孟飯

年之壬也月之中
歷一文瀾先布頭

寧詩旗隊甲乙爭

何年丁卯復聚奎

如夢江淮庚癸爰

庶幾香孩年再肉

星

有美人名虞有駿馬名曰騅

育

兵間或魁呂后置千秋子長好筆法
鞭未任他福巨奴未清無名吾盡吾

鈿虹秋上龍門觀
澳馬聲色各家圖

慶卿傳叙老驥

傾城之色宰地尾

天生羽也擅有名

鴻門鹿壁共翫
兜耳蛾眉伴馳驅

文雄亦有得意場
馬走吾家有隨娛

歸來楚漢十二紀

名聲赫祖頂燕
得失寥寥王景駒

南家八駿涉瑶池
以老皇王非不吁

英雄脚下所隨多
無物渠家名以呼

齊姜宋子氏姓傳
曾駟周駢毛骨模

初年起兵大生色
惟曰其虞雖曰烏

娥皇故國氏分芮
伯杲神蹄才不駑

乾坤期欲背上駑
并與佳人隔且都

三千佳冶豈敢猜
十六良種不待沽

龍蹄虎躍八年場
博免山東如走麋

烏鵲橋賦

下有橋曰無疆
涉八駿於深池

龍青落於花潭
鶴白暈於華表

河之上芳逋送
烟乃鵲而為鳥

諒一度之無違
指二鳥之有故

雲採日汝為鵲
潤銀浦而無橋

虹無恨於一斷
牛不辨於兩涯

自河橋之送羅
落難合於東西

星宮夕共報七
前度即而今復

鸞驟啓而七香
鳳扇回而復開

零荷裳而欲涉
迴莫憑於中河

仙官穆其降詔
何近有於其中

雁欲盡於紫塞
鶴已化於青城

望一橋於東南
日維鵲而維鳥

飛赤壁而月明
樓黃城而雲暮

俄嗟噤於雲間
皎羽儀於天衢

毛羽譙而比鳥
首尾接而貫魚

羌不食而自來
一刻間而成橋

杜若成於十月
陸如連於一帶

凌波織而步
廢鮮近而相遇

風十二之瓊樓
步廿四之明月

大馬月賦

俄未石之間青從丙子而至壬
無盡歲不造物摩谷窟而熟駒
忽黃樓之運素三萬日之此輝
有限景於人生客不焉而以永

若乃春日岳樓簾言地之題目
停余杖而默希諒吾遊之下時
幾未登於所到已而夕則滌亭
記事者之形容嗟黃泥之月兮
指彼光之須臾蓋先記其年月

風宦海而十霜續南落而北遷
迨是月之既望三五夜之越翔
况揆杖而客後兩喜亭而三日
撼餘生於百譎夜何其不今夕
七千里之周流甚矣衰其矣矣

嗟文章之曠感王濬樓而忽焉
倖巨羅而問月烟惚漲於烏林
俄迷離於海底見所見於于時
孟德詩而安在庶得遇於海上
露欲凄於赤江忽宛轉於山間

於不知其不覺花須刺於韓塢
拒雲娘而試問車東海而卓甫
如我閑而但少何其來之小焉
春片時於李園偶然得於詩家
度南樓而依然恨流光之易度

詩義

帝謂文王

謂字之義其非天命之命字歟蓋以其主序而言故曰帝以

可文王之心與天合故天亦合文王之心所謂之何者命此文王揭之於大明則其非以明
在下而命之也文王在上而載於大雅則亦非以於穆不已而命之也雖然則天之德即文
王之德天之心亦文王之心上下無間彼此為一故文王之一動一靜亦天之動靜文王之一語
一默亦天之語默也肆於詩之皇矣必曰帝謂文王噫文王之純亦不已即天之道也對越
在天照事上帝不以具而惰其行不以昭而加其行一遵帝則格于皇天受十三代未
受之命而駿命才易容于八百國未悌之人心而無謨自貽陟降於帝庭而誨若國命
既假於帝側而懇焉耳提其曰侍宗伐密非文王之私意而即上帝之謂也其曰邑豐
都築非文王之私業而亦上帝之謂也是以畏天之威而有以其二而事殷敬天之怒而有過
徂旅而對袂非天私我文王也非文王私我皇天也克享天心無違人黎故天眷西顧而申命休

詩義 帝謂文王 謂字之義其非天命之命字歟蓋以其主序而言故曰帝以